

宋元筆記叢書

賓

退

錄

以爲於逸態

(宋)趙與時著

粉弄輕柔

已有丹青約



K244.6/10

2007/10
2007/10

宋元筆記叢書

寶退錄

〔宋〕趙與時

上海古籍出版社

責任編輯 曹光甫
封面設計 陳達林

宋元筆記叢書

寶 退 錄

〔宋〕趙與時 著

齊治平 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省如東縣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5.5 字數 120,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01—12,500

統一書號：10186·403 定價(六)：0.55元

前言

宋朝結束了五代混亂的局面，偃武修文，加上其他種種原因，國勢因以不振，而經濟、文化則比較發達，在理學、文學、史學、藝術等方面都取得了較高的成就。一時作者蔚起，不僅文人學士，並驅爭先，甚至一些皇室貴族，也斐然有所著述，見稱於世。其中尤以趙令時所著《侯鯖錄》及趙與時所著《賓退錄》最爲有名，都是宋人筆記中的上乘之作。

趙與時字行之，一字德行，南宋末人，是宋太祖趙匡胤的七世孫，寶慶進士，官麗水丞。生平事迹詳趙孟堅所作墓志銘（見本書附錄）。所著尚有《甲午存稿》，當是作者的詩詞小集，惜已亡佚，惟《賓退錄》流傳至今。前人稱此書「包羅今古，抉隱發微，有耆儒碩生所未及」，又說它「可爲《夢溪筆談》及《容齋隨筆》之續」，甚至以爲「宋人雜說之最佳者」。從這些評論中，我們可以了解此書的價值。

趙氏是一位有愛國思想的人。書中贊揚岳飛，揭露秦檜。對於王明清所記宗澤把定武蘭亭石刻進獻宋高宗一事，他認爲「宗忠簡守汴，日夕從事戰守，且其天資剛正」，絕不會「爲人主搜羅玩物于艱難之時」。而對於孫觀所作《莫儔墓志》中同情投降派、誣蔑抗戰派的論調則斥爲「欺天」、「諛墓」，善惡混淆。這些都表明了他的正義感和明辨是非的批判態度。另外，他詳考古代有「霜儉」、

「霜旱」之說，認為也「必有蠲租故事」，因此他主張遇到此種災情，有司應該奏明朝廷，援例蠲免租賦，以補救民間因自然災害所受的損失與苦難。他還贊頌宋高宗建炎三年詔：「除金銀、匹帛、錢穀，餘悉罷貢，是『盛德事』」。這些在封建剝削制度下，不過是一些小恩小惠，但趙氏能留意及此，可見他還是比較關心民間疾苦的。在本書陳宗禮的序中載有趙氏的一首絕句，認為如使蘇軾見之，定當稱許他「真知秋陽」，意思是說他能「不錮於富貴，知田野之勤約」。這話也可作為旁證。

以上略引《賓退錄》數則，說明作者具有進步的思想傾向。至于此書的價值，則尤在其保存和提供了許多可貴的文史資料以及考訂精確等方面。

作者熟於兩宋典章制度及遺聞軼事，故所記述，如數家珍，翔實可信。徵引他人著作，往往以類相從，羅列衆說，而有所抉擇。如卷七歷引《四朝國史》、《東都事略》及陸九淵《王荆公祠堂記》等關於王安石的評論，而獨詳引陸記並稱其「議論尤精確」。這就不但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政治史料，而且反映了南宋人及作者本人對新舊黨爭、熙寧變法的見解。又如卷三論漢世錢重，考歷代酒價，記浮梁、潯陽產茶變遷，以及書末綜錄《元豐九域志》所載當時歲貢，都是經過整理的經濟史料。卷二所引裴說之《李之才傳》及卷九所引沈作喆《韋應物傳》，則是兩篇哲學家和文學家的傳記。凡此皆有助於後人研究探討。其中韋應物《唐書》無傳，沈作喆補傳，頗為詳備，而沈氏著作散佚，惟《寓簡》僅存，又不載此傳，若非《賓退錄》轉載此篇，則不但沈氏稽考之功泯沒無聞，我們今天也無從見到這份相當完備的文學家傳記了〔二〕。《李之才傳》雖現存晁說之的《嵩山集》中，但此書似無刻本，在《四部

叢刊續編影印舊鈔本問世之前，一般人不易見到。因此本書保存資料之功，亦當予以重視。

趙氏讀書勤奮而細心，著述態度矜慎，故《四庫提要》稱此書「惟論詩多涉迂謬，於吟詠之事茫然未解；至於考證經史，辨析典故，則精核者十之六七」。今觀書中「參會衆說，妄繁撮要」，以明定武蘭亭流傳本末，歷舉周宣王失德，以證其不足當「中興賢君」之目；詳考古代漏刻之數，以駁正董彥遠、朱熹注韓詩「百二十刻須臾間」之非；根據算術，訂《夢溪筆談》刻本所注數字之訛；據《靖州圖經》以證杜詩「白小」之即「魚菜」；據宣州土宜，以正任注山谷詩「春網薦琴高」之疏；據《漢書·揚雄傳》以辨《容齋三筆》（劉）歆嘗從揚子雲學作奇字之誤。他如對「陽秋」、「木稼」、「分疏」、「科頭」、「親家」、「小妻」、「不耐煩」、「無萬數」，以及「得隴望蜀」、「洗脚上船」等詞語的考證，都是原原本本，殫見洽聞。而辨正《戰國策》鮑注東西二周之外謬，尤爲精核。清代何焯云：「《錄》中此條爲最善，出草廬吳氏之先也。」肯定了本書作者是最早發現并解決了問題的。

趙氏爲楊簡門人，屬於理學家一流，對於文學批評似非所長，但說他「論詩多涉迂謬，於吟詠之事茫然未解」，則未免太過。他本人有《甲午存稿》，可知他曾從事詩詞創作；又本書有他所輯的詩評，又可見他曾留意於文學理論及批評。當時有人論杜詩，以爲其妙處在于一句能說四、五件事，能說半天下，滿天下。趙氏駁他說：「以此論詩，淺矣！杜子美之所以高於衆作者，豈謂是哉？若以句中事物之多爲工，則必皆如陳無己「桂椒櫚櫨楓柞樟」之句，而後可以獨步，雖杜子美亦不容專美。若以「乾坤日夜浮」爲滿天下句，則凡句中言「天地」、「華夷」、「宇宙」、「四海」者，皆足以當之

矣，何謂無也？（詳見卷十）從這裏更可看出他持論閎通，並不「迂謬」。不過他囿於宋人「以議論爲詩」的風氣，又站在理學家的立場，對邵雍的詩採錄最多，津津樂道，甚至認爲「古今詠史詩，求其議論精當，康節先生《題淮陰侯廟》十篇，可以爲冠」。而何焯於此條下則評云：「如此惡詩，何以載爲？」這說明清人與宋人論詩見解大不相同。這雖和文學批評上的唐、宋門戶之見有關，但邵雍之詩，在宋詩中亦非高格，趙氏推崇過當，墮入「理障」而不解「理趣」，這也是無庸諱言的。《提要》之譏，或由於此。

趙氏此書雖以考訂精核著稱，但也難免疏誤之處，前人已經指出者，此不具論。如考「木稼曾聞大官怕」之語，引《漢·天文志》云云，實《漢書·五行志》文，謂《嶺表錄異》中「甌」字不見於字書，引《說文》：「甌，甌謂之甌」云云，實《爾雅·釋器》文，又考「十齋日」引《唐會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中有『永爲常式』四字，今本無之，蓋讀書眼滑，誤將下文至德二年十二月敕中語，竄入武德二年詔中。凡此雖皆微誤，合爲訂正。至於顏淵爲地下修文郎條，迹涉迷信，最爲書中糟粕。又如考城隍、記酒令等，連篇累牘，煩瑣可厭，在今天看來，未免太不惜筆墨了。」

我所見到的此書刻本，主要有兩個系統：一是南宋臨安府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本（或稱宋書棚本，今簡稱宋本），一是乾隆十七年存恕堂仿宋本。此外尚有《學海類編》本及明鈔本一種，清鈔本三種。書棚本似爲今世僅存之宋本，江陰繆氏對雨樓本、吳興張氏澤是居本、古書叢刊本皆從此出（貴池劉世珩玉海堂仿宋本，未見，疑亦出此）。存恕堂本所仿宋本今不可考，但從字體及異文來看，

知其與書棚本決非一本。兩本各有短長，可以互勘。至於《學海類編》及明、清鈔本，則介於兩本之間，文字或同宋本，或同存恕本，偶有異文，亦多訛誤，在校勘上用處不大。因此，這次校點本書，即以存恕堂本爲底本，以宋本對校，以其他各本做爲參考。凡《賓退錄》所引各書，今尚存者，均盡量檢核原文，審其異同，悉心勘正。經過這次整理，本書當可成爲現有諸本中最爲完善之本。但由於校點者學識水平所限，難免尚有不足之處，敬希讀者不吝指教。

一九八一年八月齊治平記

〔二〕後世學者如余嘉錫、陳沆等對沈氏《韋應物傳》有所辨正，詳見本書附錄。

自序

余里居待次，賓客日相過，平生聞見所及，喜爲客誦之。意之所至，賓退或筆於牘，閱日滋久，不覺盈軸。欲棄不忍，因稍稍傳益，析爲十卷，而題以《賓退錄》云。大梁趙與時

賓退錄目錄

前言	一
自序	一
卷第一	一
卷第二	一五
卷第三	二八
卷第四	四三
卷第五	五七
卷第六	七一
卷第七	八四
卷第八	九七
卷第九	一一〇
卷第十	一二四
後序	一三九

附錄一

何焯《賓退錄》批語……………一四一

附錄二

王澐《淳化秘閣法帖考正》……………一四六

張宗泰《魯巖所學集》卷七……………一四八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集部……………一五一

陳沆《詩比興箋》卷二《韋應物詩箋》……………一五四

附錄三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二……………一五八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五十四……………一五九

楊繼振藏影抄宋本《賓退錄》跋……………一六〇

王國維校《賓退錄》跋……………一六〇

繆荃孫對雨樓刊《賓退錄》跋……………一六一

傅增湘據宋書棚本校《賓退錄》跋……………一六二

周叔弢傳寫何義門校本《賓退錄》跋……………一六三

賓退錄卷第一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知者如：「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弦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夕》詩也。「寶仗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爇薰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二首也。或全錄，或改一二字而已。王平甫謂：「館中校花蕊夫人《宮詞》，止三十二首夫人親筆，又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真。世又有王岐公宮詞百篇，蓋亦依託者。」¹

洪文敏《容齋隨筆》論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謂：「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余按《書》：「禹曰：『暨稷奏庶艱食。』」則嘗躬稼矣，洪偶未之思也。²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蓋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余按全篇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蓋真謂「所歡」者，與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³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降旨建儲。宰相陳康伯折簡禮部侍郎呂廣問，密議典禮。時上正祀黃帝，廣問爲初獻官，周必大以御史監祭。廣問語必大：「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必大謂：「與唐昭宗曄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康伯，取旨別擬定，乃用今諱。⁴

紹興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羣盜，道出新淦，題詩青泥市蕭寺壁間云：「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讎。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淳熙間，林令梓欲摹刻于石，會罷去，不果。今寺廢壁亡矣。其孫類家集，惜未有告之者。⁵

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跡刻之學士院。朱梁徙置汴都。石晉亡，耶律德光輦而歸。德光道死，輜輜重俱棄之中山之殺胡林。慶曆中，爲土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置公帑。榮芑云：「宋景文帥定日，有學究李姓者藏此石，死於妓家。樂營將何水清得之以獻。宋留之公庫。」姚令升云：「有遊子攜此石走四方，最後死于中山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

周承勛希稷云：「唐太宗既得闕亭序真跡，使趙模等摹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興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世號定武本。」蔡條云：「定武本，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錢氏歸版圖之後，定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從會稽取之，而藏于家。後戶絕，賞沒縣官，人始見之，因墨譜定帥之便坐壁間。」熙寧間，薛師正向爲帥。其子紹彭又刻別本留公帑，攜古刻歸長安。王厚之順伯云：「紹彭歸洛陽。」周希稷云：「薛師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聞公廚有石，用以鎮肉，取視之，乃刻《牡丹賦》于碑陰者。遂別刻石，易以歸長安。」袁說友起岩云：「薛師正至定，惡摹打有聲，自刊別石，留識樓下，以應求者。其子紹彭，又私摹刻，易殺胡林本以歸。」蔡條云：「熙寧中，孫次公侍郎帥定，有旨取其石納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後薛向來定，遂取以歸。世但謂石歸薛氏，然不知雖非古矣。」大觀中，榮苞、王厚之、王明清、周承勛，皆曰宣和。詔取置宣和殿。王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獻于天上。徽宗命竊置睿思東園之壁。」明清之父鏗則云：「置之艮嶽瑪瑙亭。」蔡條云：「大觀初，涪陵方尚文博雅，詔索孫次公所納石刻，則無有。或謂此石已殉涪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靖康之變，虜襲以紅毯，輦歸。榮苞云：「宋定國會從使虜，云：石今在中京。」王明清云：「靖康之亂，凡尚方珍異之物，悉爲羣胡盡去，獨此石虜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所。未逾月，狄復南寇，大駕幸瀋，失于倉猝之際。紹興中，向子固帥維揚，密旨令搜訪，竟不獲。今東南諸刻，無能彷彿者。天台桑澤卿世昌編《蘭亭博議》一書，甚詳。與時參會衆說，互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所取何子楚蓮之辭居多，諸說之異同者，則附著其下。雖未能定其孰是孰非，然薛師正長安人，王順伯謂其攜以歸洛；宗忠簡守汴，日夕從事戰守，且其天姿剛正，王仲言謂其爲人主搜羅玩物于艱難之時，皆不敢謂然。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自是始有方鎮，周希稷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宗分賜諸郡，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定于一，然後知考古之難也。」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一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跡。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視靈噩風貌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于地，其怪遂絕。因建寶籙宮，太一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_{（邑）}，青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讎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座下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知奉道矣。靈素爲幻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復爲葉靜能致太真之術，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佛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爲宮觀，釋迦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鬪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于開寶寺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上密召靈素

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天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神，兼雨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執簡敕水，果得雨三日。上喜，賜文卿亦充凝神殿侍宸。靈素眷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氣直至禁中。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上亟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閑遊呂洞賓。」京城印行，遶街叫賣。太子亦買數本進。上大駭，推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大理寺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爲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所爲，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椅桌，金龍香爐。京具奏，請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幸通真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窗而已。京惶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靈素妄改（改字疑是譌字之誤）遷都，妖惑聖聰，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温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守閻丘顥，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戒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温州伐墓，不知所踪，但見亂石縱橫，強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

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不敢增易一字。今温州天慶宮有題銜云：「大中大夫、沖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⁷

世有十幹化五行真氣之說，莫究其理。洪文敏載鄭景實稟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幹所生，如甲、己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己化土。他倣此。頗通。余記昔年一術士云：「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一也。」

祖宗時，諸郡皆有都廳。至宣和三年，懷安軍奏：「今尚書省公相廳改作都廳，內外都廳，並行禁止。欲將本軍都廳，以僉廳爲名。」從之，且命諸路依此。此僉廳得名之始也。然今帥府有僉廳，又有都廳，莫知所始矣。

會稽虞少崔仲琳送林懿成季仲詩云：「男兒何苦敝羣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閱《庚溪詩話》，喜而錄之。¹⁰

俗間有擊鼓射字之技，莫知所始。蓋全用切韻之法，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于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先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別。亦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移題，攜持齊時依眉微，離爲兒儀伊鋤尼，醢雞飽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凌